

入选《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作品丛书

★冰 心★王 蒙★邓友梅★刘心武



蝴蝶



入选《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作品丛书



01010435792W 郑州大学图书馆

蝴蝶

★冰 心★王 蒙★邓友梅★刘心武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 年 · 北京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蝴蝶
作者	冰心、王蒙、邓友梅、刘心武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本 9.75 印张 220 000 字
版次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561-X/I·237
定价	8.10 元

目 录

冰心

自传.....	1
纸船.....	4
一句话.....	5
鸽子.....	7
南归	10
分	37
我的房东	46
超人	56
观舞记	63
樱花赞	66
空巢	71
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	80
再寄小读者	90
冰心主要作品目录	93

王蒙

小传.....	102
蝴蝶.....	104
王蒙主要作品目录.....	174

邓友梅

小传.....	178
那五.....	181

刘心武

半篇自传.....	227
五十自戒.....	234
我的近况.....	238
黑墙.....	242
曹叔.....	251
我的隆福寺.....	305
刘心武主要作品目录.....	308

冰心

自 传

我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生于福建省的福州（我的原籍是福建长乐）。1901年移居上海。当时父亲是清政府的海军军官，担任副舰长。

1904年，父亲任海军学校校长，我们移居烟台。我的童年是在海边度过的，我特别喜欢大海，所以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经常有关于海的描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我父亲辞去海军学校校长的职务，全家便又回到了福州。我在山东时没有进过小学，只在家塾里做一个附读生，回到福州后，进过女子师范学校预科。

中华民国成立，父亲到北京就任海军部军学司司长，1913年，我又随家到了北京。

1914年我进入教会学校北京贝满女子中学，1918年毕业，进了协和女子大学，学的是理预科，因为母亲体弱多病，就一心一意想学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当时我在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当文书，写些宣传的文章。在“五四”革命浪潮的激荡下，我开始写一点东西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由于过多的宣传活动，

使我的理科实验课受到影响，只好转到文学系学习。这时协和女大已并入燕京大学。

1923年我从燕京大学文科毕业，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得金钥匙奖，又得到美国威尔斯利（Wellesley College）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学习英国文学。血疾复发，在医院里休养了七个月。

1926年夏读完研究院，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1921年后，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我的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1926年后，北新书局出版了诗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冰心全集》，分集出版的有《往事》、《冬儿姑娘》等。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我先到了昆明，1940年又到重庆，曾用“男士”的笔名写了《关于女人》，先由天地出版社，后由开明书店出版。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到了日本。1949年至1950年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教“中国新文学”课程，记得这时也有一些小文章，登在日本的报刊和东京大学校刊上。

1951年，我回到祖国后，写了《归来以后》等作品。我的创作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散文集《冰心小说散文选》、《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小桔灯》、《晚晴集》等。

1958年又开始写《再寄小读者》。

1954年以来，我曾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同年被选为中国民主促

进会副主席。

粉碎“四人帮”后，我开始在《儿童时代》发表《三寄小读者》。

除了创作之外，我还先后翻译过泰戈尔的《园丁集》、《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集》和他的短篇小说，穆·拉·安纳德的《印度童话集》，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尼泊尔国王的《马亨德拉诗抄》，马尔他总统安东·布蒂吉格的《燃灯者》。

我的作品曾由外国翻译家译成日、英、德、法等国文字出版。

1980年我访日归来以后，得了脑血栓，又摔折腿骨，从此就不参加社会活动，有时想到或忆起什么就随意写些小文章。我在《北方文学》1988年第6期上发表短篇小说《远来的和尚》以及在《收获》1988年第5期上发表短篇小说《落价》，还为上海《文汇报》写几篇“想到就写”，为《中国作家》写几篇《关于男人》，如“我的老伴——吴文藻”、“怀念郭小川”、“悼念孙立人将军”、“我们全家的老朋友——沙汀”等，还为广东《随笔》写些散文，这些文章都已选入1991年《冰心近作选》中。

1992年7月

纸 船

——寄母亲

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 句 话

那天湖上是漠漠的轻阴，
湿烟盖住了泼刺的游鳞。
东风沉静地抚着我的肩头，
“且慢，你先别说出那一句话！”

那夜天上是密密的乱星，
树头栖隐着双宿的娇禽。
南风戏弄地挨着我的腮旁，
“完了，你竟说出那一句话！”

那夜湖上是凄恻的月明，
水面横飞着闪烁的秋萤。
西风温存地按着我的嘴唇，
“何必，你还思索那一句话？”

今天天上是呼呼的风沙，
风里哀唤着失伴的惊鸦。
北风严肃地擦着我的眼睛，

“晚了，你要收回那一句话？”

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

鸽子

砰 砰 砰，
三声土炮；
今日阳光好，
这又是警报！
“我忙把怀里的小娃娃交给了他，
城头树下好藏遮，
两个孩子睡着了，
我还看守着家。”
驮着沉重的心上了小楼，
轻轻的倚在窗口；
群鹰在天上飞旋，
人们往山中奔走。
这声音
惊散了稳栖的禽鸟，
惊散了歌唱的秋收。

轰 轰 轰，
几声巨响，
纸窗在叫。

土墙在动，
屋顶在摇摇的晃。
一翻身我跑进屋里，
两个仓皇的小脸，
从枕上抬起：
“娘，你听什么响？”
“别嚷，莫惊慌，
你们耳朵病聋了，
这是猎枪。”
“娘，你头上怎有这些土？
你脸色比吃药还苦。”
我还来不及应声，
一阵沉重的机声，
又压进了我的耳鼓。
“娘，这又是什么？”
“你莫做声。
这是一阵带响的鸽子，
让我来听听。”
檐影下抬头，
整齐的一阵铁鸟，
正经过我的小楼。
傲慢的走，欢乐的追，
一霎时就消失在
天末银灰色的云堆。
咬紧了牙齿我回到屋中，
相迎的小脸笑得飞红，
“娘，你看见了那群鸽子？”

有几个带着响弓？”
巨大的眼泪忽然滚到我的脸上，
乖乖，我的孩子，
我看见了五十四只鸽子，
可惜我没有枪！

一九四〇年除夕，重庆

南 归

——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去年秋天，楫自海外归来，住了一个多月又走了。他从上海十月三十日来信说：“……今天下午到母亲墓上去了，下着大雨。可是一到墓上，阳光立刻出来。母亲有灵！我照了六张相片。照完相，雨又下起来了。姊姊！上次离国时，母亲在床上送我，嘱咐我，不想现在是这样的了！……”

我的最小偏怜的海上飘泊的弟弟！我这篇“南归”，早就在我心头，在我笔尖上。只因为要瞒着你，怕你在海外孤身独自，无人劝解时，得到这震惊的消息，读到这一切刺心刺骨的经过。我挽住了如澜的狂泪，直待到你归来，又从我怀中走去。在你重过飘泊的生涯之先，第一次参拜了慈亲的坟墓之后，我才来动笔！你心下一切都已雪亮了。大家颤栗相顾，都已做了无母之儿，海枯石烂，世界上慈怜温柔的恩福，是没有我们的份了！我纵然尽写出这深悲极恸的往事，我还能在你们心中，加上多少痛楚？我还能在你们心中，加上多少痛楚？

现在我不妨解开血肉模糊的结束，重理我心上的创痕。把心血呕尽，眼泪倾尽，和你们恣情开怀的一恸，然后大家饮泣收泪，奔向母亲要我们奔向的艰苦的前途！

我依据着回忆所及，并参阅藻的日记和我们的通信，将最

鲜明、最灵活、最酸楚的几页，一直写记了下来。我的握笔的手，我的笔儿，怎想到有这样运用的一天！怎想到有这样运用的一天！

前冬十二月十四日午，藻和我从城中归来，客厅桌上放着一封从上海来的电报，我的心立刻震颤了。急忙的将封套拆开，上面是“……母亲云，如决回，提前更好”，我念完了，抬起头来，知道眼前一片是沉黑的了！

藻安慰我说：“这无非是母亲想你，要你早些回去，决不会怎样的。”我点点头。上楼来脱去大衣，只觉得全身战栗，如冒严寒。下楼用饭之先，我打电话到中国旅行社买船票。据说这几天船只非常拥挤，须等到十九日顺天船上，才有舱位，而且还不好。我说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我也要蜷伏几宵——就这样的定下了船票。

夜里如同睡在冰穴中，我时时惊跃。我知道假如不是母亲病的危险，父亲决不会在火车断绝，年假未到的时候，催我南归。他拟这电稿的时候，虽然有万千的斟酌使词气缓和，而背后隐隐的着急与悲哀是掩不住的——藻用了无尽的言语来温慰我，说身体要紧，无论怎样，在路上，在家里，过度的悲哀与着急，都与自己母亲是无益有害的。这一切我也知道，便饮泪收心的睡了一夜。

以后的几天，便消磨在收拾行装，清理剩余手续之中。那几天又特别的冷。朔风怒号，楼中没有一丝暖气。晚上藻和我总是强笑相对，而心中的怔忡、孤悬、恐怖、依恋，在不语无言之中，只有钟和灯知道了！

杰还在学校里，正预备大考。南归的消息，纵不能瞒他，而提到母亲病的推测，我们在他面前，总是很乐观的，因此他也

还坦然。天晓得，弟弟们都是出乎常情的信赖我。他以为姊姊一去，母亲的病是不会成问题的。可怜的孩子，可祝福的无知的信赖！

十八日的下午四时二十五分的快车，藻送我到天津。这是我们蜜月后的第一次同车，虽然仍是默默的相挨坐着，而心中的甜酸苦乐，大不相同了！窗外是凝结的薄雪，窗隙吹进砭骨的冷风，斜日黯然，我已经觉得腹痛。怕藻着急，不肯说出，又知道说了也没用，只不住的喝热茶。七点多钟到天津，下了月台，我已痛得走不动了。好容易挣出站来，坐上汽车，径到国民饭店，开了房间，我一直便躺在床上。藻站在床前，眼光中露出无限的惊惶：“你又病了？”我呻吟着点一点头。我以后才发现这病是慢性的盲肠炎。这病根有十年了，一年要发作一两次。每次都痛彻心腑，痛得有时延长至十二小时。行前为预防途中复发起见，曾在协和医院仔细验过，还看不出来。直到以后从上海归来，又患了一次，医生才绝对的肯定，在协和开了刀，这已是第二年三月中的事了。

这夜的痛苦，是逐秒逐分的加紧，直到夜中三点。我神志模糊之中，只觉得自己在床上起伏坐卧、呕吐、呻吟，连藻的存在都不知道了。中夜以后，才渐渐的缓和，转过身来对坐在床边拍抚着我的藻，作颓乏的惨笑。他也强笑着对我摇头不叫我言语，慢慢的替我卸下大衣，严严的盖上被。我觉得刚一闭上眼，精魂便飞走了！

醒来眼里便满了泪；病后的疲乏，临别的依恋，眼前旅行的辛苦，到家后可能的恐怖的事实，都到心上来了。对床的藻，正做着可怜的倦梦。一夜的劳瘁，我不忍唤醒他，望着窗外天津的黎明，依旧是冷酷的阴天！我思前想后，除了将一切交给上天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了！